

史

記

二五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專音普名反其義難

喻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

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

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曰瓚所據則是

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翼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輶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  
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  
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  
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  
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酌酒也至留邸一  
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  
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陛下無故召臣此  
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

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

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

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

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  
季布果大怒待曹立曹立至即揖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廼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  
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立揚之也季布第  
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索隱曰盜字絲長事袁絲第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

司馬

如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

中尉郵都不敢不加

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索隱曰籍音子亦反

當是時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晉灼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

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

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

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

漢書音義

曰酒家作保傭也

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延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季布樂布傳

亨之

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  
盲反謂疾令赴鑊也

方提趣湯

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

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  
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

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

未見以苛小

徐廣曰小一作峭

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今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

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屨履蹈之也瓚曰屨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

而下云舉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屨之與履者也 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

季布樂布傳

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

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寃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

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

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盜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盜兄噲任盜為中郎

如淳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

主亡與亡

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

今○索隱曰如淳說為得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

曰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吾與望怨也

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盜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

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袁盎昆蟲錯傳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  
盜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盜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徃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  
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  
育皆古勇者也  
曰不則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  
殺賁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盜常引

大體忼慨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盜

袁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安木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盜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關廷

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盜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盜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

堂邊垂恐墮墜也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今陛下騁六駢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表盜引卻慎夫

人坐

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表盜毘錯傳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

張晏曰  
戚夫人

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爲隴西都尉

如淳曰  
調選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以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

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即詭說曰君  
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竒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目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大常

竇嬰又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袁盜鼂錯傳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頴曰  
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爲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日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

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礙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云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表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欬令人見也杖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木馬馳

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表盜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表盜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表盜龜錯傳

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

吾聞劇孟博徒

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

徐廣曰常一作詳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

索隱曰鄒氏云

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盜言不宜立梁王以此怨盜曾使

人刺客刺者至關中問袁盜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盜曰臣受梁王金求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盜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穎曰

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上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

縣人張恢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

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

峭峻○索隱曰按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峭音七笑反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

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錯往讀

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

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竒  
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  
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  
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三公法令  
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  
史府居太上廟堦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  
南出鑿廟堦垣索隱曰堦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  
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  
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堦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

孺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二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

難獨實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

骨肉人口議

徐廣曰一作謹

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  
為名及竇嬰表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  
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  
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  
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  
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

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

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今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醫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忝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褚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

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

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此言音子移反字苑云此貨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

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表盜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甲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

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

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水十

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御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

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

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

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張釋之馮唐傳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

晉灼曰音喋○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

利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索隱曰索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

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

於景響壘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傳曰宮衛令諸出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廁

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

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

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

邯鄲人也如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張釋之馮唐傳

瑟而歌

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榑

正義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

徐廣曰斲

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略反絮音女居反案斲陳絮

以漆著其間也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邾

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

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榑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灑山發北

山石榑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榑取其精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榑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

使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榑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巨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

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

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

張釋之馮唐傳

也不私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

也以斷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

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



不若盜長陵  
土之逆也

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

音並通又音普廻反坏者墜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

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  
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

也故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張釋之馮唐傳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鞮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鞮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

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

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恠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一

張釋之馮唐傳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

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

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彦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焜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

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

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索隱曰樞音

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鼓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

張釋之馮唐傳

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

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

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澹澹西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

索隱曰聚音以喻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二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告人

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

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伍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

一言不相應

索隱曰應音乙

陵反謂數不同也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

張釋之馮唐傳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

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  
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  
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  
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  
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  
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袞盜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

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十里漢縣

在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

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

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

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

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受

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

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

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  
 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  
 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  
 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  
 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  
 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  
 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  
 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

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

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

也爲音于爲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爲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

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索隱曰燕謂間燕之時燕安也

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

晉灼曰訢許慎曰古

欣字韋昭曰聲和貌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

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正義曰百官表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各左馮翊也  
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

下直  
入子舍  
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  
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諭身自浣滌  
徐廣曰諭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諭謂

廁廁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諭為竇竇音且言建又

自洗滌廁竇則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棄器也音

威豆駟案蘇林曰諭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  
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

萬石張叔傳

謂之齋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齋廁此最廁近身  
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諭短  
板以築廁墻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

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各  
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

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  
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內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  
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  
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依馬  
字下曲而五  
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  
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  
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爲  
太僕御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  
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然猶如此爲齊  
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

萬石張叔傳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  
慶自沛守爲太子大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  
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

制詔

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  
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  
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  
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



臣所忠九卿減宣罪

服虔曰音減損之減

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

者四十萬

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

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

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

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驚

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

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

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

索隱

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

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

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

屬焉故言代

綰

以戲車為郎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索隱

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

事文帝功次遷為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

而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

屬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

餘不譙呵縮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日曰縮日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縮也縮曰

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

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

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

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貨換之也○索隱

万石張叔傳

曰施音核  
易音亦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

也郎官有謹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

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

乃

拜綰為河間王大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

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

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

卿之屬

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妯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

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

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

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肱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

為丞相朝奏

事如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以至

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

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

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

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

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

万石張叔傳

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

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

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

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

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次孟謂私之

不疑

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

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

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

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

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

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 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

服虔曰質重不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

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

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

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繫清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繫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

○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繫淨下濕故得入卧內

後宮比

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

索隱曰謂後宮

方石張叔傳

中戲劇且可祕也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

無所言上時問人

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自察

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

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

孝文時以治刑名三言

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

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甲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



六家之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

二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

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

萬石張叔傳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正義曰不疑學老子

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

而周文處調

索隱曰案直不疑以

吳楚反時為二十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

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祭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

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傳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鄉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

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

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喜音巨公名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

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

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

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路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

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

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旣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  
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  
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  
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  
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  
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  
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  
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  
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  
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  
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  
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

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  
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  
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  
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  
十餘各搏二十

索隱曰搏音博

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

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

正義曰王之財物所

藏也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

惡而相爲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

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兖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

王輒休



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

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

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

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

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

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

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

田叔傳

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正義曰謂數歲坐太子事庚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 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諫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 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至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豔至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索隱曰易音以或反言邑小無

豪易得  
高名也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

正義曰少卿安字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衛青也從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下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按

若今採訪按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更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

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

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也不傳

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田叔傳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  
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  
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傳

十七

史記一百四

八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筮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筮日者相次以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醫

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 扁

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間音閑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

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脉經云左手脉橫癥在左右

手脉橫癥在右脉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脉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

沉細水穀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

也診占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

扁鵲倉公傳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

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

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

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

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

正義曰下云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

而何怪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

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

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

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  
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  
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云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  
世靜公一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

定公之十一年也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云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魁也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

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

索隱曰案傳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

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

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

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歛○正

義曰釋名云蹙氣從下蹙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

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可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橋引

案杭毒熨索隱曰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  
毒髮謂毒病之處以藥物對髮帖也  
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

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

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

腕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

乃割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

荒膏荒也瓜幕正義曰以瓜湔浣正義曰上子錢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沉浮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欲得

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

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温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

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

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

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

子以吾言為不誠正義曰音張循其兩

扁鵲倉公傳

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不曠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奄精洩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

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映索隱曰音接映即睫也承

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

以承於睫也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

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脉也恐非此義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脈下遂廣徐

曰一陰脈上爭正義曰逐音直類反素問云陽會氣閉

作隊

而不通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

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

會三焦此

謂八會也

正義曰

扁鵲倉公傳

素問云紐赤脉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發

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會聽

會氣會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黃之以更

正義曰

熨雨臍下

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火者

謂尉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音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倉公傳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傳玄曰是時齊

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徐廣曰所病猶



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於理 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 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適 三不治也 陰

陽并藏氣不定 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藥 五不

治也 信巫不信醫 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

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 過邯鄲 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 過雒陽 聞周人愛老人 即為耳目痺醫 索隱

曰痺音必二反 來入咸陽 聞秦人愛小兒 即為小兒醫

隨俗為變 秦太醫令李醯 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 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 齊太倉長 臨菑人也 姓淳于氏 各意

扁鵲倉公上傳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

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

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

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臟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

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

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

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

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

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子孟康云黥

劓二左右趾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覺覺小女痛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

補鵠倉公傳

繫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

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給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竒咳音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竒經八

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竒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脈當

實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竒術揆度陰陽脈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脈軍中約也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扁鵲倉公傳

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七如反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

於恭反下後八日嘔膿正義曰女東也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龜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入尺為內關也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

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

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

長而絃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  
 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比陰乘之脉也關以後者陰  
 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  
 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比陽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  
 之脉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  
 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比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執而膿  
 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脉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脉  
 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各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各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

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薄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

徐廣

曰一作通又作猛

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

索隱曰上音直隴反

重陽者過心主

徐廣曰過音唐過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

刺其心○索隱曰過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

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鬲為

也

故煩薄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

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擲誕生疝音山也

令人不

得前後溲

索隱曰溲音所留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

溲三日矣臣意飲

正義曰於禁反

以火齊湯一飲得前

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

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

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

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正義曰上徒吊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

正義曰唯惟癸反

冬時為王

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龜在大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索隱曰痺病也

音宜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阜也脬亦作胞脬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脬胱難於大

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消索隱曰劉涓子音巡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沉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脬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瘴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

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瀦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

曰不平脉候  
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正義曰  
素問云  
乳下陽明  
胃絡也  
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少腹

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假鄒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二云來然合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葱勿心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扁鵲倉公傳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脉口曰太陰

此三陰之脉也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澁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

意診其脉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澁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

藏故曰迴風

迴風者飲食下澁

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澁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曾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龜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曾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音士咸反○正義曰

顧野王云手足液  
身軀灼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  
奴○正義命婦名也

衆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

徐廣曰一作肝

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

正義曰蹶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齊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

茲已

自言足熱而邁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

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

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

也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  
所至春豎奉劔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

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齧之缺朽也

臣意灸

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噉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噉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

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菘藟

正義曰浪宕二音

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

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枚

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

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萑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

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

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

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

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

義曰殺蘇亥反

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

索隱曰即蛇虫也

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蕪正義曰二本一反止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徃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弱腎也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情徐廣曰情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情郭璞曰言可假情也○正義曰情音七

反姓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稟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索隱曰謂以煙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  
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  
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  
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  
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眾醫皆以為

寒執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螭瘕徐廣曰螭音饒○索

隱曰立音饒攢菑音遶遐螭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

○正義曰人腹中短虫

扁鵲倉公傳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

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

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入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

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鬚首言髮如蟻螬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崩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溥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  
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  
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  
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  
姓也爲都尉一  
云閣即宮閣都尉掌  
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溥于司馬病爲何曰以  
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溥于司馬病  
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  
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  
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  
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  
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  
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  
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

素隱曰番

音芳  
遠反

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

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  
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  
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

徐廣曰合一作占

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

索隱曰愈音使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 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

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

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素隱曰水音徒

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

○素隱曰瘖者失瘖也讀如音又作瘖即死今聞其四

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

扁鵲倉公傳

曰藏氣相反者死

徐廣曰反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徐廣曰反

一作

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

公乘陽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

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

徐廣曰一作踖○正義曰

上千六反下九六反謂打毬也

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

之曰當旦日日夕死

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

即死病得

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

索隱曰脈病之名曰

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

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

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

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素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

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

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

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

卒年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曰以各籍屬左右之人

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

數正義曰上色庚反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

董○索隱  
曰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賀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

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受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扁鵲倉公傳

居有間公孫光間處

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

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

索隱曰

曰案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

楊中情不肯

索隱曰情音七見反人姓名也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徐廣曰胥猶言須也

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

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

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

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

即為書

以意屬揚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

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

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脉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

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脉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各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式喻反所居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蹶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

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

故短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

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

肝神六童子  
三女子三也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合主藏神  
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  
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光之身其從官三

千六百人又為  
帝王身之王也  
脾重二斤二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  
脾裨也在助  
氣主化穀其

神云光玉女子母其  
從官二千六百人也  
肺重二斤二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魂魄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其神八  
人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

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  
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

志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  
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御也  
膽在肝之

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膽敢也言人有  
膽氣而能果敢

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  
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

扁鵲倉公傳

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一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廻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廻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

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

溺九升九合膀胱橫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

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喉龍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龍與咽

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

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曠也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

五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

脉從手至脅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

扁鵲倉公傳

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 足三陰之脉從足至曾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二尺合二丈九尺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曾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 人

兩足躄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

督脉起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

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躄四脉都合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 寸口脉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

太陰者脉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决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

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

呼吸上下呼脉上行三寸吸脉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一萬三千五

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

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  
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  
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  
則留爲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傳